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
第三十五回 聽鶯處座上訝雄談 逐馬蹄道旁笑傾蓋

卻說文兒別了來順兒，出來慢慢的走著。忽後面追上兩騎馬來，連忙避開。定睛一看，見頭一匹馬上是那日見過的花農，第二匹便是寶珠。寶珠一眼見文兒，便帶住馬。文兒當馬頭請了個安。寶珠道：「你爺可在府上。」文兒道：「家爺還是午前出門，說遊湖去了。」寶珠因道：「我剛想看你爺去，你可去咱們府裡，備了馬跟我湖邊去找去，不為別的，怕我見了面認不的你們爺。」文兒走進一步道：「小的是奉家奶奶命往冷府裡取物件回去的，請爺先行一步，小的回去消了差便跟上來伺候，光景家爺也不走遠，總在望湖樓、聽鶯處兩處。」寶珠又道：「你爺今兒穿什麼衣服出去的？」文兒道：「這個好認，是穿湖色緞閃藍蝴蝶花的馬褂。」寶珠點首，便煽一煽踏蹬，和花農兩個一馬跑出了城門。下馬先到望湖樓，四下一看，沒有穿閃緞馬褂的。便下馬，交花農把馬拴在柳樹上，自己再到聽鶯處來，滿屋子看，轉，也沒有這樣一個人。寶珠乏了，便向炕上坐下，花農站在旁邊，堂倌送上臉布，寶珠抹一抹手，便放在桌上，堂倌泡上一碗茶來和一盆腐乾子，一盆瓜子。寶珠拈了一把瓜子嗑著，又四下看了看，見窗子外面臨水柳蔭下擺著一張茶桌，坐著三人，在那裡高談闊論的，那些窗裡面的人，多沒些聲響，在那裡聽他們談論。寶珠看那三人，一個穿湖色袍子雪青背心，卻坐著；對面一個穿著品藍的緞袍，罩著一件十三太保湖色一字襟四鑲的背心，一表不俗，眉痕微蹙，語氣頗溫，目若點漆，膚如瑩玉。寶珠看了他半晌，見他也看著自己。忽那背坐的那人也回過頭來看自己，寶珠看他也是滿面秀氣，眉目筆清的。再看旁座那人，也和兩人差不多，各有各的雋處。寶珠一轉睛見滿屋子裡外四面的人都看著自己，覺得不好意思起來，因低下頭喝了口茶，也教花農把桌子移到窗外去臨去擺了。寶珠便坐下看著那一湖的水出神，聽那三人，有一個道：「這地處倒很有奇趣，你瞧這岸邊的木樁子打的不牢，那水晃著和作揖似的。」寶珠回眸，那水上的樁子果然在那裡搖擺。聽又一個嗤的一笑道：「剛你說詩要做的深刻才醒人瞌睡，我穿鑿了一句水搖樁作揖，可又不切貼又深刻麼。」寶珠回頭看是穿雪青背心的講的，見那穿一字襟的笑道，這便是「板側尿流急」的遺響了。那旁坐的正喝著茶，一笑，把一口茶噴了滿桌子，那穿一字襟的笑道：「他還怕我講不清，他做了樣兒給你看呢。」說著，三人大笑。寶珠也覺的好笑，見那穿雪青的道：「你不要亂嚼，你能把我這句對出來，我便服你。」那穿一字襟的道：「這個容易。」便對個「風定樹搖頭」。寶珠暗暗贊好。聽那旁坐的道：「前兒我有一句『雲載樹頭齊』的即景，到今兒沒對出。」那穿一字襟的道：「這便對『水攔牆斷』。」忽那穿雪青的道：「不講這個，你把剛才那個良心和憐字講明白來，到底是一是二。」那穿一字襟的道：「誰還和你講來，我說憐字不是良心，你定要說良心便是憐。」那穿雪青的道：「我試問你，假如此刻忽然有人來說你心上人作故了，你趕去不趕去，你哭不哭？」那人道：「這個便是良心不是憐這人。」又道：「倘使父母凍餒，你見了怎麼樣？」那人又道：「這也是良心，不是憐這人。」又道：「憐是怎麼一個樣子，良心又是怎麼一個樣子，一個人沒了良心，還能憐嗎？」那人道：「假如見了美人，心裡便起個憐惜的念頭，至壞了人的名字節，可還是良心不是？」這人道：「果然沒了良心。」那人道：「那兩口子可還憐不憐？」這人頓住了嘴，又道：「這且不講，我問你，齊宣以羊易牛，是不是憐？」那人道：「是。」這人道：「是不是良心？」那人道：「不是。」這人道：「怎麼不是？」這人道：「以羊易牛可還是良心？」這人道：「不是良心發現，哪裡便肯不殺牛。」那人道：「若是良心發現，哪裡肯把羊來易牛。」這人道：「你和你夫人好，是憐還是良心？」這人道：「是良心。」這人道：「怎麼是良心？」這人道：「我不憐他還有誰憐？」這人道：「是了，你憐他，是從良心來的，怎麼憐還不是良心？」這人道：「這個哪裡硬扯得攏來。我問你，假如你那心愛的和一個乞丐的同站在一塊兒，那乞丐跪著求你，你那心愛的招手兒喚你，你理誰？」這人道：「那我定要接應了，招手兒的問他要了錢，舍給這乞丐的。」這人道：「你心裡可是一樣個主見？」這人道：「一樣一個憐，一樣一個良心。」這人道：「假如那跪著的把頭磕破了，你那心愛的慌的哭了，你管誰？」這人道：「我便止了他的哭，教人去醫那頭破的。」這人道：「這就明白了，你止他哭是憐，不是良心。這頭破的你到放在後面，終教人醫他，是良心不是憐。這兩說你都是故意狡辯，違心之論，歸根你也乾不出這樣好事，我說你這人只有憐沒有良心的。你明明知道自己錯還橫著心腸和我辯來。」這人嗤嗤的笑著不說了。寶珠聽他辯的都有理，暗想：「這三人定有來歷。」因先走一步，叫花農去問他三人的姓名住址。花農進來向三人道：「咱們爺問你們姓什麼，喚什麼名字兒？」那三人見這小廝這樣無禮，因想剛才那人定是紉#，便都仍自己談心不去理他。花農氣起來，便自一掉頭轉來，只說三人都是姓王，名字不肯講，寶珠也就罷了。因找不到盛蘊仙，看天色將晚，便上馬加鞭，趕進城去。可巧兒，抬頭撞著文兒，打著馬喝著道飛跑過來。一眼見是寶珠，忙跳下馬來，寶珠也便勒住馬道：「你爺沒的見，敢過湖去了。」文兒道：「光景便是，待小的往湖邊上等去。」寶珠點點首，便拍著馬回府去了。文兒跑出城來，向望湖樓一看，果然沒得，再到聽鶯處一看，也沒得。猛見臨水一桌上，迎面坐著的便是盛蘊仙，旁坐的是華夢庵，背坐的是何祝春，便過來請個安說，剛才秦府裡三爺來這裡找爺，說找不見，這會子回去了。原來盛蘊仙在何祝春家裡把馬褂子脫下了，所以寶珠認不得他。這會子文兒講了，三人都驚嚇道：「原來那人便是寶珠，怪道長的和美人兒似的，只可惜當面不認得，沒和他談談。」華夢庵道：「這人了不得，我讀過他的詩，真要教人拜倒的。他既回去了，咱們何不追著他。」蘊仙說好，便叫文兒到後面園子裡去牽了馬來，三人一齊上馬，文兒打頭，夢庵壓尾。一縷煙趕進城來，遠遠的聽得前面鈴鐺響，四人飛馬追去，望見影兒，文兒便狠狠的加上一鞭，追到寶珠面前，跳將下來說：「家爺來了，請三爺稍緩點兒。」寶珠收住馬，回頭見飛也似來了三個馬，一到跟前都跳下來。寶珠看，便是剛才的三人，因也忙跳下馬來招待，大家先笑個不了。寶珠叫且不通姓名，待我認一認看是不是。寶珠把三人細看一看，便一把扯住蘊仙的手道，你敢便是蘊仙，大家都笑起來。寶珠又問了兩人的姓名，祝春看寶珠有趣，便要邀寶珠到他家去。蘊仙，夢庵也多要寶珠到自己家裡去。寶珠笑了一笑，因道，我看今兒不如屈三位到舍下坐去。」三人都仍各上馬。蘊仙和寶珠並馬同行，不一時已到學士街。花農飛馬前去喊伺候。到大門口，早有許多當差的站班。文兒下了馬，寶珠和蘊仙夢庵、祝春四人進了儀門，到穿堂上下馬，讓三人進了二廳到東花廳坐。三人是多來過的便也不作客套各自坐下了，寶珠便進去轉了轉，出來天色已晚。東花廳早上齊了燈頭，裡外通明。寶珠向三人道了歉，三人反說寶珠拘了。寶珠便也不在謙，談了會子閒天。寶珠便將著蘊仙的手兒到這邊炕上坐下，問他姑蘇的事。蘊仙見問，含著淚珠講不出話來。寶珠見這個光景，心裡懊悔，不該一見面便問他這個。因道：「你要傷心，我便不講了。」蘊仙忙拭了淚問他。寶珠便不肯說。蘊仙苦苦央告著說：「你告訴我，我不哭。」寶珠便不肯說真話，因道：「本來我早寫回書子與你，因這事我原不知道，還是我表姐姐知道點影兒，說這位小姐的名字叫影憐。」蘊仙道：「正是，令姐怎說？」寶珠道：「我表姐有一個換譜的妹妹在姑蘇，和令表姐是一家兒的人。我表姐說，他定知道令表姐的去向。那五湖煙水葬西施之說，作不得准。你是聽誰講的？」蘊仙道：「那也是他族人講的，怎麼知道作不得准？」寶珠道：「令表姐本和家表姐是要好的姐妹，因令表姐來府上住了三年轉去，彼此都生疏了，和家表姐的譜妹卻總在一塊兒。後來令表姐往維揚去後，還有信來與家表姐，說，順道遊秦淮去了。到了秦淮也有信來。令表姐頗有張志和浮家泛宅的趣向，以後便沒有信來。可見姑蘇謠言說揚子江翻舟的話是謬的了。前兒托家表姐寫信問他譜妹去，光景這幾日總有封子信來，究竟現在哪兒，煩他訪明了。到此刻還不見回信，大約家表姐的譜妹不在家，也難說他們顧氏女族們都有山水癖的，他常常南京北京逛，去一年兩年，一月兩月，回不回は講不來的。令表姐光景也有此癖。」蘊仙聽這一席話，相信的了不得。本來媚香也遊歷過不少地處，所以深信不疑，並囑寶珠一得回書便給一個實信。寶珠道：「今兒年念五了，光景年裡沒書子了，開年一得確信，定當來報。」說到這裡，聲音便放鬆了。祝春和夢庵都聽的明白，也替蘊仙歡喜。夢庵走過去，一手扯住蘊仙的手道：「這遭兒可不要怪寶珠了。」蘊仙紅了臉，寶珠一笑，向夢庵道：「蘊仙怪我也是人情，我頭裡也怪蘊仙，今兒見了面，彼此親密的了不得，可見咱們結朋友也有點兒前世的冤緣。」夢庵聽了大笑，因道：「這話正是。咱們三個，當初他也不認得祝春，祝春也不認得我，我也不認得他，大家聞名便了。不知怎麼一來，三人便聚了頭，天天

的一塊玩，一天不見便各要找去，總又再找不著，他來找我，我去找他，忙個不了。見了面也沒得正經，不是鬥口就是訴苦惱，攪的大家不高興。廝對著淌一會子眼淚，就各自生病去。」祝春和蘧仙都笑起來，寶珠也笑了。覺得除去姐姐妹妹，便要算這三人和自己合得攏脾胃。一會子小廝來說：「西花廳擺下席面了。」寶珠便讓三人出來。走出軟簾，覺得很冷，因道：「這天光景有雪。」小廝們說：「下了好一會子了。」三人便和寶珠一同出來往西花廳去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才華望重皆豪傑，朋友深情亦女兒。